

小镇人物

□邱凤姣

小镇四面环山,群峰青翠。一条大河劈山而来,穿过小镇疾速远去。河西有着宽阔的省道,河东绿野无边,植物散发的辛辣气息与河流蒸腾的清新水汽,长久浸润着这个山地小镇。

锁匠明眉

在小镇朝东的街尾巴上,有一个约3米宽的门面,上方挂着崭新的招牌“邱记锁行”,白底红字,很是醒目。牌子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:装锁、换锁芯、修高压锅、修鞋。店里的货柜、工作台、饭桌子、老式木椅子……都擦得特别干净,金属的部分发着亮光,木质的部分纹理清晰。墙上挂着大电视屏幕,天天有人来K歌。

掌管小店的师傅名叫邱明眉,半年前才从南部城市回到老家。明眉师傅个子不高,团头团脸,粗眉黑眼,看起来有与年纪不相称的孩子式的憨实。很少有顾客上门,人来人往的都是来唱歌的街坊。明眉师傅也唱歌,别人唱新歌,他唱的是《敢问路在何方》这样的老歌,歌声浑厚,很有穿透力。我路过街口时,常常听到他唱歌。我走了很远,他的歌声还在后面追。

六月里的一天,我去“邱记锁行”配一把钥匙。以往,都是超市门口的驼背老师傅配钥匙。后来,不知驼背师傅去了哪里,谁家配钥匙都得上县城去。现在明眉师傅回来了,村村寨寨可方便了。

明眉师傅动作麻利,眨眼间就配好了钥匙。收费和驼背师傅一样,八元钱一把。我笑着问:师傅,你的名字好有意思,听起来像个女学生。明眉师傅咧嘴憨憨地笑:这是村里一个读书先生取的名字,我是春天生的,取名“明媚”,表示春光明亮,我是个男的,就把女字旁去掉了。

他随即低下头,嘟囔道:其实,我这辈子一点也不明媚,三十岁那年撑着双拐离开家乡,三十年后用小四轮拖着全部家当回来。农村,家家户户外出不用关门,有几户人家要开锁换锁呢? 没得生意,日子不好过。

在一旁择菜的明眉师傅的妻子,一个高瘦瘦的女人,轻声细语地讲起三十年前的

事。那是1995年春天,明眉师傅开着一辆快要报废的小四轮送煤,在山路上翻了车,左大腿粉碎性骨折。两个月后,他拄着拐棍去南方的城市谋生;盘着伤腿坐在地上补鞋。第二年,他学会了开锁修锁的新技术,并承担着那座城市110的开锁任务。有了一技之长,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接去,在老城区租了一套廉价平房,一住就是三十年。

如今,三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,他们便卷起铺盖,收拾家当,开着一辆半新的小四轮回到家乡。

妻子絮絮地说着,明眉师傅却扯了一下我的衣袖,略显羞涩地问:你可以帮我打个广告吗? 你是老师,认识很多家长,你帮帮我,生意实在太差了。

我愣住了,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。此刻店里十分安静,外面阳光火焰一般,树上的蝉鸣潮水般涌动着,河水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。

牧人丽霞

晨风拂着欢快的狗吠鸡鸣,从幽深的山谷里扶摇直上,山林很快醒过来。鸟儿在树枝上跳跃欢歌,泉水淌过低岩溅起串串珠玉,高大的桉树和樟树摇着一片细碎的沙沙声。几十头牛列队从蓝色牛棚里缓缓踱出来,一边啃着露珠青草,一边向着山林四散而去。

牧人丽霞,在牛棚前目送着牛群渐渐隐匿山林中,脸上不由得露出满足的微笑。她是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女人,头上盘着一条粗大的黑辫子,长时间的风吹日晒,给四十出头的她镀上了一层古铜色。她笑的时候,露出两颗莹白的小虎牙,又明亮又可爱。

丽霞的老公,每天都去山谷外收新鲜的玉米秆、稻秆,或去河滩割种植的长茅草,或清扫牛粪。在老公做体力活的时候,丽霞就去照管鸡鸭鹅。山谷里有一个蓝宝石似的水库,几十只鸭鹅成天在水上漂。鸡窝搭在一个岩洞里,用石块在洞口砌了个小矮墙,几十只跑山鸡便有了安稳的家。

五年前,丽霞向全家宣布要去山谷里建养牛场,她说自己读书少,文化太低干不了大事。跟着亲戚包点小工程,也没挣到多少钱。不如靠山吃山,去山里养牛,不求发大

财,但肯定不会比打工差。在镇上当屠户卖猪肉的公公第一个支持,主动提出他来修一条上山的马路。丽霞的老公有顾虑,但他习惯听老婆的主意,便默默地跟着丽霞做筹备工作。

建房子、搭棚子、外出培训、办证……名叫“安格”的养牛场办起来了。第一年,丽霞养了十五头牛。到第五年,养牛场有了大大小小五十八头牛。

丽霞曾经开过日杂店,外出打过工,结婚后和丈夫一起去云贵川做过工程,不仅见识广,还很有主见。她一边养牛一边给儿女的前程做参考,女儿考上了山区小学的老师,儿子参军去了西北。

我喜欢去山谷里找丽霞聊天,听她讲各种故事。有一次,她说“昨晚有十头牛没回来”,吓我一跳。她哈哈大笑:“别担心,冬季天黑得早,牛懒得回来,在它们熟悉的岩洞里过夜啦!”她往四下里指了指:“安有监控,天眼替我们看着的,没人敢起坏心。每头牛都挂着牌,丢不了。”

2024年春天,丽霞在拍牛群穿越野花的视频时,突然起了个念头:干嘛不养蜂呢? 山上一年四季野花开,这蜂蜜质量该有多好。丽霞娘家原本养着蜜蜂,她便让老公搬了两箱来。才一年多,两箱就变成了十箱。山谷小房里的冰箱里,瓶装的纯净蜂蜜排得整整齐齐。我多次买她的蜂蜜,那味道,纯正,回甘悠长。

大约两个月前,我接到丽霞的电话,说要带我去山上看一株珍贵的植物。在一个起过山火的坡地上,一棵无叶兰花赫然入目! 我用软件识别,得知这棵无绿叶、花葶粗壮、穗状花朵褐黄的兰草,名叫“无叶美冠兰”,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,适合就地保护。丽霞说,她在贵州做工程时,看到很多外地人去山上偷挖兰花,她跟着认识了不少兰花。这种无叶美冠兰是偷挖者梦寐以求的,植株售价很高。

“那你把它挖回去可发财了!”丽霞清幽的大眼睛瞪圆了,黑辫子跟着脑袋一起摇晃:这么美好的植物,属于这座山,就让它在这里安然地生长繁殖。我敢告诉你,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爱花懂花的人。



阅读 萧潇 摄于大竹县木鱼池

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,村里多了一座新坟,我就成了干婶婶眼中钉肉中刺。

坟上的土壤还是新鲜的,她的骂词也是新鲜的,变着花样儿的“刺耳”。同样都是女人,母亲体谅她,尽量忍着,避让着她,也叫我躲着她,倘若迎面撞上了,就由着她骂上几句解解气。

她家的房子建在竹林掩映的池塘右边,背对着我家。她常常站在自家屋后檐沟边上的一块菜地里,拐弯抹角地骂我。在一个鲜活的生命消逝后,骂我,是她乐此不疲的事。有时,那重重的怨恨,也会从一个窗口飘来。

很多年后,我穿越记忆的时空,还能看见那个窗口,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母亲站在窗口前张望,咒骂。我怯怯地站在楼上的窗口前,无辜的表情无意中被她瞥见,她骂得更带劲了。落霞染红了她的双眼,骂声也染了几分凄凉。我定定地看着她,看着她的骂声惊落我想象中的新坟上空的一群乌鸦,心下一阵感伤。母亲见我木桩般地杵着,任由别人咒骂,便责骂道,还不走开!

我想着离开,双脚却一动不动。我想,如果咒骂能让你好受一点,能让一条生命复活,我甘愿多遭受一点罪。

落日西沉,我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。我仿佛看见两个豆蔻年华的少女,牵着手,从正

午的骄阳下,从山的那边,从人烟罕见的池塘里,从死神的手中逃脱出来,心有余悸地朝我走来。

那被乌鸦惊落的骂声,惊醒了我。我抹了抹眼泪,定睛一看,向我走来的,只有从浅水区张皇逃上来的惊魂未定的女孩。那女孩穿好衣服,扯着嗓子喊了一程又一程,烈日下的脚步,随着空中飘飘忽忽的喊声和鼻子里发出的喘息声,时而沉重,时而轻盈。她的心,扑通扑通地在热浪里乱跳,刚刚同伴误入深水区后胡乱挣扎的画面,在眼前不断闪现,一种前所未有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慌将她淹没。喉咙里就像灌满了沙石一样难受,她成了不能说话的木头人,木然地朝着人声嘈杂的村口踉跄奔去,寻求援助。

她好似一片被狂风卷走的叶子,跟随着一群火急火燎的大人重返现场。水面上漂浮着的鲜艳头花静得可怕,她蜷缩在人群边缘,像站在大雪纷飞的冬日里一样哆嗦起来。陆续有人下水打捞。不久之后就传来声声震耳欲聋的哭喊——小芳,我的女儿啊。待喧闹的哭声终于消散,骂声接踵而至——为什么死的不是你!

骂声一次次追赶着形单影只、无人照护的女孩,她跌跌撞撞地朝着躲在窗边的我扑来。我穿越记忆的窗口,紧紧地抱着她——

邮箱 3213456266@qq.com

责任编辑 郝良 编辑 罗烽烈

牵云记

□出智周

我驾车跟随在一辆洒水车后面,滨湖路正在修路,鱼贯而行的汽车蜿蜒行进在曲折的道路之上。临近下班,得到很多不太好的信息,接连要举办几场会议,筹备了一周的材料又被推翻重来。我跟随在洒水车后面,希望能看到它喷洒出的水雾制造出来的彩虹,借以冲淡郁闷的心情。最后的结果却是,它和我在一个K字路口分道扬镳。我的车子引擎盖上落着不少水珠,施工的粉尘飘落

在上面,不但彩虹没看到,车也变得脏兮兮的。经过学校外面的立交桥,我很难不注意到前方的云朵。最近几天,它们总是很招摇,轰隆隆地在碧蓝的天上飘着。一堆云儿被风吹到了一起,它们像乌云之众一样缓缓移动,挪到了一栋大楼上,大楼变成了烟囤,云儿好像变成了滚滚浓烟,一会儿又摇曳成了一棵树的模样。

我驾车拐进迎宾大道,再拐进南山路,经过五洲酒店,右拐进小区大门。前方遮阳的黑纱一直不停地在跳动,把阳光变成了跳动的斑驳光影。

天空中的云儿各自向两边围拢,中间的空白处如同湛蓝的大江大河。

吃过晚饭,我站在露台上,望着外面的天空。今天非得注意云儿不可,它们才不管我开心不开心,肆意组合,千变万化,一会儿像是一支筷子插着一团棉花糖,一会儿又像是层层叠叠的牛奶泡芙,一会儿又变成千军万马的模样,在天上嘶鸣狂奔。又过了一盏茶的工夫,夕阳落到化作长龙的云朵之间,好像一只红色凶恶的眼睛,转身望着北方的天空,还有几缕细长的云儿,像龙须一般飘在两边。

很久没去月潭湖边走走,此刻突然有了兴致。我换了运动鞋,走到湖畔时,天空被染成一片橙红橘黄。等到我转了一圈再回到原点时,天空又变了一副模样,夜似海蓝月如玉白,一片云卷云舒风轻云淡的模样。

我有意再去看云的模样,只见它们懒懒地躺在月下头顶。我以为它们已黔驴技穷,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时,突然起了一阵风。我发现,我错了。

有一丝云儿偷偷起了变化,看起来宽像一条有头有尾的鱼儿。伴随着它的变化,其他云儿跟着变化了起来,须臾,都变成了一条条的鱼儿。神奇的是,不仅样子惟妙惟肖,连鱼身上的每片鱼鳞竟然都清晰可见,片片分明。

它们纷纷伴着风儿游走,半炷香时间,将那圆月的月亮围在了中央,群鱼戏珠,妙趣横生。这时风大了些,把它们都吹乱了,有一尾鱼儿转身朝北方的天空游去了,转身处的身段格外真切,还有点点点云儿点缀在两边,酷似鱼儿摆动时激起的水花。

奇怪的是,我默默地沿着湖边走,心情仍没从白天的烦乱中摆脱出来,公园喧嚣的人声灌满了我的耳朵,到处流光溢彩,让眼睛无所适从。但看到那游动的鱼儿后,我仿佛突然获得了安宁。

我一路都在仔细观察这漫天的云儿,耳朵里的各种声音竟开始越变越淡,后来几乎没有多余的声音,只有湖中间的喷泉喷发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,偶尔还有金鱼鲤鱼鲫鱼草鱼曳水、吐泡和跳水的声音。我的眼里也不再见五光十色,只有柔和的天空和微微发亮的星星。当然,还有那变化万千的云朵。

漫天的夜色盈满了我的眼眸,云儿随着夜风鼓动在眼眸里游荡。一朵肥胖的云儿游走,把月盘儿吞到口中。一会儿又吐出来,把它装进眼睛里,说不出的灵动可爱。然而,它们不想我只看到这些,片刻又把月儿围在中央,化作了一圈圈波纹的涟漪。

我很开心它们为我做了这么久的表演,郁闷的心情变得欢快起来。绿灯亮起时,我打算穿过斑马线走进小区。这时,我看到夜色格外明亮,月亮照得四周恍如白天一样明晃晃的。我惊讶地回头望着夜空,只见那么多的云儿,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。

难道都没有一句道别吗?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,我爬上A栋楼外面的斜坡,注意到天空中伸出了一条长长的云柱来,它们又在变化了,我心里想着。等到回家,我站在露台上寻觅云朵的痕迹,突然发现这长长的云柱像极了什么。像极了什么?我想着想着,恍然大悟,其形状好像从东边伸过来的一只巨大的猫爪,它一直努力向前伸,似乎要抓什么。我再顺着它的方向看,只见一条白云好像一尾落荒而逃的鱼儿,正慌慌张张地躲着猫儿的追赶。

哦! 多么有趣的一幕。我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,原来那些鱼儿来不及向我道别,是突然来了一只凶神恶煞的猫儿啊。过了一会儿,猫爪不见了,天空中的云儿又开始排兵布阵,变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。而那月儿,或许受到我的注视,忍不住红了脸,把周天照得一片明艳又瑰丽动人。

真是奇怪的一天啊。我心里想,只是为云儿,就换了截然不同的心情。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明明是一样的人,一样的眼睛,一样的天空啊。

想着想着,我受着这云儿的启示,终于明白了。这耳朵这眼睛虽然是同一双,可如果少了澄澈的心灵依托,它们往往就自作主张,帮我们选择看到的景物。是白的,还是惨白的,是甜的,还是甜腻的,都只在于它们的角度。而所谓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如果没有统一在心灵之下,只会不停地损耗我们的能量,也使同一片天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,我们自然也就因此获得截然不同的感受。

一念及此,豁然开朗。是啊!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,也有足够的云彩,去织就绚烂多彩的清晨和黄昏,以及由它们组成的一个个美好的日子。

谢谢你,这不言不语的云儿,我已经全然懂得你们想要告诉我的东西,也把你们深深地装进我心里。